



08757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

國朝
而
長著
葉

山陰徐渭文長著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為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後涓頗學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一 海山仙館叢書

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善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既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涓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李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即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涓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涓所爲

文於師所賞之令涓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好者蓋寡矣涓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涓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涓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日師謂涓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涓曰是小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葉子肅詩序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

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已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旣以詩送之請於師長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叩其所以摘而對之瞭如也至論劓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怒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

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渭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尙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旣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梯米之罅者蓋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氏之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四
海山仙館叢書

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瑙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騫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等史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叩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榮爲脈圖孔爲穴脈穴名字

就記其旁關鍵貫穿何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
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脈絡孔穴隱藏引帶
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說未免牀上壘牀乃感
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卽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
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
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
數語脈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
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
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五

海山仙館叢書

詩說序

代

子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
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
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
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
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
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
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
盡釋也辟諸癩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

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距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願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胃招而賢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與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週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

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笥而後已以爲是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桂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子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斂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碍視吾之所

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
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
建寧者矣

代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
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
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
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
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八

海山仙館叢書

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
孫或孑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一徭之中逃與闕
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
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
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咨恤掩護於勾攝之中
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
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偕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
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
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

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郎大夫奉命董填權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人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禱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關於伍尙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與費復加倍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所得也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九

海山仙館叢書

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旣以聽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子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

代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追功過相因事例愈多文

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屨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墻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遞有減今於溝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會有不脫剝以嚮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賊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辛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帷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密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

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嘉靖丁卯冬朝廷既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習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一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岸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孺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旣往而戒將來一也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不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

魚決破留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旣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參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七

海山仙館叢書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尙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崖伏深葦以爲險會湖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問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衣者知其草入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

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己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皇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泥蹻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歎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駭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歎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歎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恠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

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劍槊占星
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
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射首十數過王
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
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體
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巨觀
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駟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蘭渚非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古

海山仙館叢書

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游日出
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
君棲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廛終寄情於魚鳥
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幾折數聲長笛渺
滄浪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不見意將流傳斯景
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於末簡要予微言今
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真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君

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中
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子發其意於篇端子雖
尙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論其聲矣辟
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杼之於思也極其所到
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
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風則聞之者足以
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駛
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
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
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宜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宜或結
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
茲譜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
莫如君獨其聲艷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富直繼離
騷然則艷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
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
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

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
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
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夫所謂君臣父
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
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蔑君臣矣旣育髮而冠
之擁笄墮珥忽焉長兒女干祿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
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
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
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

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
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
計臘若干年今總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
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
證悟卽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
恆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
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旣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
說至吾儒之麤者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旣以事
事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

云爾

肖甫詩序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迫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採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旣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旣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

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蕞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立抄類摘序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立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抽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大 海山仙館叢書

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
書評曰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
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
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鬪等
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
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拆路屋
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
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古人抄代集小序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九

海山仙館叢書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
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
涓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
而代之在涓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
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卽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啟
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
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不其爾歟

抄小集自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

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
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
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
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
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
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
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并所嘗代公
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
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雞何異耶昌黎爲時宰
作賀白龜表詞近譎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
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
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
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雞孔雀也
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
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求而

自贈者

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
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久而

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太父御史人所贈者
又數十篇將付諸鑄而以書屬子容有在座者曰沛君
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卽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
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且沛簿與沛中
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
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
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鑄不鑄可以坐而定也子
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
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
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枳與
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
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
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
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
雖陳矣鑄之可也

陸氏譜序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鯁鯁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
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

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婆抱孤子而泣此與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尙喘則一日尙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至說侂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合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况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

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
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
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
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
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俎中所載崔伯
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
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
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鶯鶴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
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
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益止於不病君且
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鬪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
於禪而一觸卽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
茲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
之如晉卿令吾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
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
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魁岬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

劍袖椎目夔夔以睨過市饗則醉飽繫馬狎邪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旣具知無所拂遂稍侵居人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承簿收笞居人猶嗷嗷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尙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嘖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

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禡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子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頤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

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鬪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參同契序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

妄裂惡綴如萬手繚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尙譎又從而
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
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
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碎如陸遜束
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
經徐註旣蝕復明夫長者賞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
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
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
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
人亦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
旣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
粕希不見謂斲輪矣皁皁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
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衝主言始終言終
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兔三雙而雞十雙蒼箕中
人敘言

贈巖宗源序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
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

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夫漆面
而印鼻如义剝然所對者拳桎絏檣諸械所見者白日
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蟻虱移家館吾破緼而已無一
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
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
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餽酒脯食飲吾於其
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
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再讀而悉記中直父
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恬靜不任意氣孝母而慈
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子不責負者其人爲誰
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
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
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
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入山
雲藏公別號也

以某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
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
甚闕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儒以喜

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
其首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
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髡緇之末流則是據今
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
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
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
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
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
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
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
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首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
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內
食賸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
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甚至溷而無比塊然
略無所見者亦顧昵昵於閔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
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

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袂冒箱笥如鱗往往傾
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
一第若破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
七白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
爲常吾婦翁富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敘官主陽江
縣簿時與外兒童君尙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曰
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能爲舉子文十二三
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
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長女見許而贅某某釵珥
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己某以下居爲豪無賴所註誤
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
以前二事爲某營治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
女之數時某益無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
廉當辭而就東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
於求多簡其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釋子
婿不爲利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
以女與人也上之旣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
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

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
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吾
婿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
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
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
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七載今自居
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
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塞言者之辭乃不
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
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足或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
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承簿
所不敢爲乃服身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
得士民之權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
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
出世俗上固宜其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
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
得序言隨眾賓後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子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己所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
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
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錢氏子
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間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
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
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
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
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驅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
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
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
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
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
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
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
當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
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
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論
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旣又偶徐山陰至相與
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
旣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
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
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也當子巡遼時
會王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
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臣才不才旣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
之敝也辟諸病人而帥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
言敝否不核醫之才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旣核矣
而不以通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
何不忍於暴醫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
出也儻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
簡

雲南武錄序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

漆而利越賤

音皮夷以貨贖罪曰賤

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金鐵

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知飛百人置羅直子統一人又有望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卒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驢黍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賤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褒元而段赤城以身餽大蟒

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宜鎮序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且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凡橫亘三百里徒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恆嶽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真定恆山耳而議者以爲高皇帝逐胡元旣收河北矣乃北嶽亦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尙未聞有此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

以言曰公家世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
專職其籌畫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
固有餘暇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
公方鎮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細
於百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
公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人
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不愛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
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迫以死是集
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
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
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
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
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羅實禍於生而徒獲
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
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

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予
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
幸以免遂謂天真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
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
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
東海孝婦天能爲早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
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早而於先也天
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早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
享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
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
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
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
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
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鄧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
卒蒙以逆逆日創此與謚鶴以烏者何異耶不聞天有
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矣

海上生華氏序

予有激於時事病癡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

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
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
許人作蟻蝨形氣斷不屬邇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
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卒而愈至則問其餌
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
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奇疾甚多而
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卽知無召之者余貧欲爲文以
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曰子耳
血每至耳中劃劃若驚雷卽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

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尙障東
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
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四趙王羽執
太公其間用計設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
廝養埋名之侯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
華工以文兄作一詩其人曰縮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
於左坐上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
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
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昔也卽人物尙能創生誠使塋者取骨骸以乘此生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邃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瘠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邃古初生胡乳胡舖及其既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顛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龐而終纖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囊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輿權由斯

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塋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脞之不延

贈張君序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四

海山仙館叢書

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管無窮之知即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

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
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
者蚤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參之故其當
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叢集無不默然以
裁之冲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
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
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
囊弓而不射日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
而若忘也曰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
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失於鵠
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兜而貫縣貳無弗
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
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今以是而擬君意者
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
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歷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
一之生辰某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

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瓊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恆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某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條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也列聖膺之幾動宵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駮而來也卽小有睢盱抱關操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某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吐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

卽非風后力收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麤也故獻圖而兼述其說如此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送沈君叔成序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捨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旣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楛就孿與鼠爭殘炙蟻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囚矣而氣少振也

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八駿圖者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
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州曰
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曰飛兔
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驪曰黃馬抽矢於馬者各有其人
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
都指揮猶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冷蠻曰
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馬馬之次各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海山仙館叢書

因地不柰也

自註曰右序本雙槐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特刪去大半

贈梁尙書公序

代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旣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於
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郭以臨之卽處
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
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睢盱枕戈
而臥待斃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
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
節鉞奉天子璽書以兵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實臨其地

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璽書束玉橫
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
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
者而已則提~~提~~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
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
最後襲之復大捷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
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
所謂各以其職奉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
屬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待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
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
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
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谷矣至於醢醬之瑣辛酸之微
而亦必告且谷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谷故巨者舉矣
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
所缺大者不待客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
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饗勝易牙之自
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進而本兵也他人饗
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旨甘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

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
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
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
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
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孝弟讓者
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尙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
而僥倖於閭閻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濶鈍遲徒老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吳海山仙館叢書

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
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
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費誓且
夕間威以孳孳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參戎李長公
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尙殷投鞭
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
當其髮未燥時從其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
虜功滿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
馬水子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

也而幕之中容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
計諸權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
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
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塋輒給
樸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
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色
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紵金而衷貌矣擁千人從
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臉而受撻在西方每
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
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
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
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
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孟遠
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
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
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疎者亦復然故譜作

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
因以湮間有稱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
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
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
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
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
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
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
止耳遂茫茫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子
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
泯泯出於子前所云之故耶子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
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
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
亮乃又紉連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
以與一時雋彥核駟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
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

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鏝以蕭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况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茭蘆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且棄直棄生耳夫生者益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且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茭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且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且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子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瓊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益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沙旬晝未泚馮夷

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元哲規矩
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搖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
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
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世也少故自守也恆有餘
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宏故其於
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
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管也
截髮剝彙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藥食茶事非有多於
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縻也而馭萬鎰奴

徐又長文集卷二十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
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
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
其曷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
賢司隸自髫至叟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
澗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
澗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
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
酬千歲酬者千而十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

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日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子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子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襴襜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子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糗糒餽餽或出

果餌入袖中戲劇而逢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閎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劔槩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箱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子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中衫益一意於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醢黍林教飭諸婦母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

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子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涓操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饗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無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襍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齊也而太君則爲茶也與蓼也者計

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
爲茶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
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
德於予而太君當子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
罄其囊直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子袂或匿其
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子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
予不可以無賀蓋子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
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槩間亦足以信後
昨訂縣誌遇貞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
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
則信之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
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
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子安得不喜而
爲太君賀哉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

聖

海山仙館叢書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一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跋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况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况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况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顧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一

一 海山仙館叢書

台岩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在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鶻所掠翎羽騰閃捎振

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屢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媿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讐貌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痺而跌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曷韡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馬子某博古而獲此子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闕南宮書多矣瀟灑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驪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
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
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
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於骨
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舟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
復子見山人舟多矣曩在日遺子者不下十數紙皆不
及此三品之佳滄然而雲瑩然而雨泣泣然而露也殆
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在
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斲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陸輩
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象形意其後爲張僧繇閻
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卽稍變猶知宗之追草
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

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一

五 海山仙館叢書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評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主易地絕不相入令妙於鑿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术括南中寶物裝數舟

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石起於澹河者卽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木虜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既不隨以往也此亦真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圍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蔓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

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韞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真不如此則贗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贗得乎董文某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文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書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歛奔放不折核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况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旣而忽生因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秦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

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恆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秦氏者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恆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觀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而人翅於鑑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哀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閻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章
則並主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
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類世南
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
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
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
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
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
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
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
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
筆意者始稱高手子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
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
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

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眇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睚耳而癩痕烈然爲朱孔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歛人持文公箋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多真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橘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宏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榜云獨呼明月常陪醉不負青天早放間人至今誦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真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於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筆取妍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元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婿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黥朱粉罷倩顰橫步之所

加莫非閭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雞豕於園
槽甚至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
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真飾僞之物而娣姒者猶望其
宛宛嬰嬰也不亦可歎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
類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姒哂也多矣今校
酈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
娣姒矣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二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贊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
備兩經真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合兩
為一妙哉俞子之管

白描觀音大士贊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二

海山仙館叢書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繪
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瑛子畫蓮葉
觀音遂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鱷尾蜃涎靡不照澈如
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跽問
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公集文集卷中贈賦

潑刺潑刺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瞞
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
傳者訛麻姑破晒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耽視茲獨以寢秘威如待不
覺愈猛表曼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

書瀘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命
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旣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二

二

海山仙館叢書

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旣應烹亦應煮蟲云何瀘蟲煮
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
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不覺有何差
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鱗魚
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鱗蚌心生愛惜於彼草
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
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瀘蟲煮水亦復如
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
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萬取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瓶梢公是鐵梢公尙然况大菩薩

東坊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尙道術既喜得斯圖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我仙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二十七世爲士大夫嘗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縑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幾
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所謂
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文德丕
翩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海一滴水
爲龍爲神宵夢裡素騾御攬暗聳子如此之云俱幻詭
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君之事亦眇昧
陰騭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二

四

海山仙館叢書

三公伊何宣尼聃雲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
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大海
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
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爲商顏采芝
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爲乎淺水平山將舍郊而入郭
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
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 鐸柄

又

是宜上昇為神仙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 鍾雜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 呂崑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 張果

高皇帝像贊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二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梠孽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味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為我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似拙而巧誰為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允為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元物類石方長數寸開

口語又所攜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叟聽
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黝然以墮有
物在手體元守黑曰此真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
陳編驚却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旣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
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已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
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二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耶蝶栩栩
耶周遽遽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目
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子多矣歷知非年工者
目者評淆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父肖可
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然以重肖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

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頗須
竹朗頰姿玉晶觀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子年十一試予何所余
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亡奴執狀以須當斯
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公亦仆
矣犬馬踰耄條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譽敷矣自越而西
聞東吳矣植桐與蕉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
哉東白宜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閭矣屈指其歲六十
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一

七

海山仙館叢書

宗侄像贊

色如芙蓉兼兼頗鬚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
十當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
騫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
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顧有物朗匣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况
觀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勲名

郁君小像贊

面天黥者

瓜匏白肥但可醃菹松栢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
得不去彼而取此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二

入 海山仙館叢書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元談惟顙是助碎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凝
儵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
宜於顙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羸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梁古人有言有
後於魯不果微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傅能畫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技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貌君儀宜其爲蕭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然若檉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爲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二

九 海山仙館叢書

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與土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剡攜小草八九葉懸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

零星於是藟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是其夙
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超然於空
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
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垂
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窟豈無陰雨時取彼斧柯爾
喙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鵲爲之
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而能潤身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二

十

海山仙館叢書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銘

歙石硯銘

并序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劍戟入

曰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而寶

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鑾屏扇然以墨易膠

稍乾為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用賞之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三

一

海山仙館叢書

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歙客從獄中持歸
為余斲兩期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
銘之如左

市於歙歸於越復返於歙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
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歙石硯銘

俱金星元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
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莫去血老千年黝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抔朽
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憂墨有聲如螭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
筆生花

又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疵

端石螭硯銘

頷則燕而虎爲頭眶則螭而鸚鵡爲之眸彼飛而食肉

徐又長文集卷二十二

二
海山仙館叢書

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俟

無眼端石銘

鸚鵡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
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鸚鵡以塵除
麋崐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赧難爲乎苦

吟

罍礪研銘

稠險麋一何捷敗頽兔猛於獵馬善走必蹄齧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團徑尺沼寸亦圓而橫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義轂面之月蝦蟆
啄沼勺水鬼微復寸冰雹兮宛如胸面之雲險麋興寸
膚用以雨蒼生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三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
實後破於冰若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縣齋
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水
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為聲為色
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膝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

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室闕白者葦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勅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三

四

海山仙館叢書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墨不腕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書櫝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其爾櫝

08757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三終

